



# 凱撒的歸於凱撒，天主的歸於天主（一）

韓德力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參加美國主教團轄下移民委員會在舊金山召開有關中國教會會議所作的開幕演詞。原文曾於今年三月份在香港《公教報》刊出。本文現經《鼎》編輯部撮要，將分兩期刊登，敬請讀者垂注。）

## 前言

多年前，當我開始訪問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時，我已知道那裡情況複雜，因此心裡決定要以「愛德和真理」看待情況。這話聽起來簡單，其實不然。愛德提醒你要先理解過去發生的許多事物，這就不是那麼顯而易見的。真理則要求身為教友的你，要忠於信仰和教會，隨時隨地視需要仗義

直言。今天，我既受邀來此，針對大陸教會試論我的淺見，我會秉持一向的態度來做表達，雖然我自知，以我一個外國人，我所見所聞都有限。不錯，我是外國人，但是，我也是為中國教會工作奉獻多年而樂此不疲的傳教士。我自覺已成為中國教會的一部份，我希望我能夠瞭解實況，並能誠信和公正地討論，而不傷害到任何人。假如我在什麼地方有所疏失，尚請各位諒解。

幾年前，一位大陸官方主教，在其祝聖典禮上，選用了下面這句話做為箴言：「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廿二：21）他由神父們推舉做主教，又受到大陸當局之請——非教廷任命——成為他的教區的官方（大陸政府認可的）主教。他知道這樣積極的回應，可能使他的牧民感到困惑。想必有些教友不同意，因為天主教會的主教是由教廷任命的。也可能其他教友願意接受，認為在大陸現況之下，作出積極回應是保全教會的唯一之途，他們想，主教仍然可以在中國教會

團體內表示他與教廷團結一致。實際上主教從以上的箴言已接受了並表達出他的初衷，說明他願意試著把屬於國家的給予國家，屬於天主的給予天主。當耶路撒冷被羅馬人佔據，狀況尚不明朗時，人們前去試探耶穌的口氣，祂做了同樣的答覆，同意向政府納稅。

我們從大陸天主教會現況來看，這位受到議論的主教藉著所選的箴言透露出含意深遠的訊息給他的教友，他的政府，甚至普世教會團體。我們也可以拿耶穌的回答做例子，來描述整個大陸教會歷史及其目前情況，因為從開始到現在，中國教會一直試圖在中國讓凱撒和天主各得其所屬。事實上，回顧歷史，整個普世天主教會也曾面臨同樣的挑戰，其所負使命是：告訴全世界這個簡單而純屬精神和宗教上的基督信仰訊息，也就是天主博愛世人，將其視為祂的子民。但是，教會傳播這個訊息到不同國度的人類社會中，開始為此與蹟舉行慶典，並共組團體生活時，可能會與地方當局有所衝突。當初，

在羅馬的教會完全受到凱撒的壓制，完全不讓屬於天主的歸還天主。到了第四世紀，才獲得康士坦丁大帝允許，才有了基督信仰的自由與平安。凱撒與教會相安無事了一陣子。後來，教會繼續拓展，不久即有相當大影響力，試圖取代凱撒，這樣一來，甚至喪失了教會的某些真本質，就是只為耶穌傳福音，而不與世事混淆。各政府因而有所反應，以致在某些國家裡，教會又再度受到壓制。綜觀歷史，各國的教會都曾經力求一個平衡點，一個使凱撒和天主各得其所屬的公道之法。中國天主教會的歷史也不例外。

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地方教會和政府之間已經拋開歧見，透過宗教法，使天主教會合法化，那些國家的教友即使在信仰上表現出對教宗的擁護，仍被認為是愛國公民，政府不干預教會內部的信仰之事。這樣的法規使信徒做到讓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另外有些國家也已趨向制訂這種協議，我們相信中國大陸就是如此，天主教已被官方認可

為五大宗教之一，只不過還有一些疑問存在：國內主教是否獲准參加由教宗領導的世界主教團？教友是否獲准在本身信仰內全心全意跟隨這樣的領導？這在整個中國教會史上是重大的問題。這段歷史的戲劇性在於中國教會不得不先走過漫漫長路，才獲得外來政治權勢的允許而成為本地化教會，其結果導致了在祝聖首批中國籍主教（一九二六年）並成立中國聖統制（一九四六年）之後，大陸當局（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開始懷疑中國信徒的忠心，他們要求所有信徒（在一九五七年）與羅馬斷絕關係，以表現愛國情操，從而引起中國教會內部的分歧以及普世教會的誤解。好一段時間我們甚至認為大陸教會是分裂的；不過，近來的演變顯示並非如此。

事實上，為內部分歧療傷的步伐已在教會內展開，已有治癒的希望。而且，大陸教會當局已在努力與地方當局進行公開對話與溝通。這樣的努力還在持續，實際上這意味著在我們海外中國教友的牧靈工作中，我們應該比過去更加鼓勵教友參與修和

以及對話的努力。

在此我希望建議的是，關於中國大陸的教會，現在是國內教友之間修和的時候了（這是他們的責任），也是海外教友之間修和的時候了（這是我們的責任）。現在也是其他的地方教會與大陸教會建立互信及教會間的合作的時候。再者，我以身在海外的個人淺見，大陸教會與地方當局對話以求同的時候已到。這當然又是他們自身的責任。是的，這是他們自己內部的事，但也影響到海外教友，這也是我們在此討論的理由。這樣對話可能為大陸教會與國家之間帶來積極作用，形成新的開端，使雙方取得協議，如何在中國讓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同時，這必然會積極影響我們海外與大陸教會的關係。今天尚未達成這種協議，所以我們的關係仍存在困難。我們海外有些人同意與大陸教會合作，然而另一些人不同意。希望能早日解決這種不清楚的現象。希望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成為大陸教會往前邁進的旅程中的首要之務。

## 西方權勢拒絕讓天主的歸還天主

邀請中國籍宗徒繼承者加入世界主教團的漫漫長路。為期三個世紀的外國政治勢力阻礙了教會在中國建立中國的聖統制。當然他們只看到政治及行政管理層面的意義。對教會而言，祝聖中國籍主教與建立中國聖統制的意義遠遠超過任命教會代牧。任命中國籍宗徒繼承者是信仰的決定，關係到屬於天主的部分，意味著由中國牧者在各教區帶領中國羊群，也意味著中國宗徒繼承者加入世界主教團，與聖座密切合一，在信仰中領導普世教會。但是，分別在歸於凱撒與歸於天主的持續奮鬥中，教會及其傳教士變成葡國保教權協定與法國保教權下的囚犯。這就是為什麼耗費幾世紀，經過諸多外國勢力的干擾及阻礙，中國聖統制才得以成立。

教宗本篤十五世於一九一九年發表的「夫至大」宗座牧函，鼓勵傳教區成立聖統制並扶植本地聖職人員，之後終於有所突破。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教宗庇護十一世在羅馬祝聖了六位中國籍主教，就是耶穌會的朱開敏（江蘇海門）、遣使會的胡若山（浙江台州）、方濟會的陳國砥（山西汾陽）、趙懷義（河北宣化）、方濟會的成和德（河北蒲圻）、遣使會的孫德楨（河北安國）。此舉也賴雷鳴遠神父的大力推動。但是，在此之後，仍然等了二十年，才由教宗庇護十二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頒布《我們每日》通諭，成立中國聖統制。

## 中國應促使天主的歸於天主

鑑諸歷史，中國始終表現出對「自主性」的關切，尤其在宗教方面。早自十七、八世紀，當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及其他耶穌會士，嘗試著將基督宗教信仰融入中華文化時，中國已表露出這種心態，結果這些傳教士的努力失敗了。尤其當清康熙皇帝發現中國本地教友並不自主，而是受控於外國宗教當局，加上這些傳教士努力使基督信仰適應中

華文化卻被這外國當局（教宗）禁止的時候，這些傳教士遂被遣送出境。後來，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結束，中國與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時，經驗到外國政治壓力如何替基督徒出面，迫使中國政府再度讓傳教士入境。這一切干預引起中國地方當局質疑教友的忠貞：他們會比較遵從教宗，還是會做個好國民？他們能兩者兼顧嗎？

一九四九年，只不過在教宗與普世教會最後承認中華聖統制的三年之後，中國當局懷疑天主教信仰的意義，所謂在普世教會內做地方教會的牧者，加以教導、聖化、管理，其意何在？他們更懷疑中國牧者與教宗主導的世界主教團合而為一的真義。他們看不清天主教信仰的真實含意，從過去遭到西方殖民帝國權勢的影響，他們所了解的與羅馬的聯繫，只有政治關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稱「中國已經站起來了！」中國卑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人即將獨力重建自己的新中國了，不靠



任何國家。「自主性」是關鍵，包含宗教方面。中國大陸再次驅逐外籍傳教士，與梵蒂岡的關係被貼上「外國殖民勢力」的標籤而變得緊繃。大陸政府指控信仰天主教的中國人是「外國傳教士滲透中國的工具」。因此之故，中共政權創設「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要求國內天主教信徒一律加入此會，無論主教、神父、或平信徒，並與羅馬斷絕往來，以證明他們的愛國情操，而非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中國天主教會經過這整個戲劇性的演變，到這階段真可謂史上不可抹滅的危及存亡之秋。臺灣持續著與教廷的關係以及聖統制的承認，而大陸政府與教廷的關係中斷了，聖統制的承認也懸置了。中共當局顯然對中國聖統制的功能與角色有不同看法，他們關心的是「中國的自主性以及天主教信友對國家的忠貞」。因而在中國教會前面是一個新的旅程，就是：尋求如何消除聖統制這角色的政治色彩，並讓人信服，在信仰上天主教對這角色的理解是教導、聖化、管理，如同牧者帶領他的羊群，並加入世界

主教團並與領導普世教會的教宗合一。教友眼中，在中國讓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是極有可能的事，對他們而言，宗教信仰和忠於國家並不衝突。但在中國地方當局的眼中，這兩者不能並存。

## 中國主教尋得到教廷及國家認可

大陸政府要求天主教信徒與聖座斷絕往來，是對教會基本信仰的攻擊。與羅馬斷絕往來，意味著不讓屬於天主的歸於天主。許多教友選擇與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對立，另外的教友則質疑這樣的對立能否挽救教會。後者摸索出一條路，希望一方面保持對教會的忠貞，另一方面在信仰許可的範圍內，與政府合作，從而以愛國的表现得到政府的認可。因此，教會內部分隔成兩個陣營，一個選擇對立，即所謂「地下」或稱「非官方」的教會團體，另一個則選擇適應政府，即官方教會團體。大陸政府斥責地下教會團體不愛國，而歸順於政府的團體則遭到宗座及普世教會的懷疑，認為他們在搞分裂。他們

對於不經聖座許可而祝聖主教的事默然服從。愛國會的領導階層對教宗發表各種攻擊性批評使海內外教友極爲憤慨，雖然有些話可能言不由衷，是硬被冠上去的，不過海外的教會卻也無法分辨哪些話是受威嚇利誘，哪些又不是。因爲他們看起來已經認同了共產主義，海外的普世教會對於那些拒絕妥協合作的教友，自然產生了一面倒的同情。於是「地下的天主教友」被視爲唯一忠貞的信徒，他們因效忠教宗而受迫害。

接著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間，無論官方或非官方教會團體的主教、神父、及教友紛紛入獄或下放勞改，許多人死於非命，其他則深受迫害；在許多地方，未入獄的比入獄的受到更多紅衛兵的殘害。大致上說，屬於地下團體的受害最深，但他們絕不是唯一受害的。後來，毛澤東死後（一九七六年），情勢稍微緩和，有些神父及主教出獄或從勞改營回來，就再度回歸地下團體，其他則同意加入官方教會，以期索回教產、重組教會生涯。我們有

必要在此做清楚的分辨，愛國會是政府成立的組織，官方教會團體是與愛國會合作的教友團體，其用意在於恢復教會而非融入愛國會之中。這點在八十年代漸趨明朗。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開放給外籍觀光客。教友造訪大陸教會，發現大多數官方認可的主教神父，雖然一直都透過愛國會，和執政當局維持合作態度，藉此表明其愛國情操，然而他們在信仰上、以及與普世教會的合一上，未做絲毫讓步。儘管我們對愛國會的某些領導人還存疑，但越來越清楚的是，就整體而言，官方教會團體並不是在搞分裂。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無法公開承認與教宗合一，不過後來連這一點都有所不同了。今天，官方教會團體的神父和教友光明正大的爲教宗祈禱，還公開確認與教宗合一。這一切當然是在中共默許下才有的現象，而且他們不僅爲教宗祈禱，有些主教還與教宗聯繫，請求合法化（也即正式認可）。據聞爲數不少的主教已獲教宗認可，這表示不但他們的祝聖

被視為有效，而且他們被教廷認定為世界主教團的成員，在教宗的領導之下。

我們必須承認上述這些事實，即大陸主教、神父、教友的行為以及當局的默許，不能不說是一項突破，尤其當我們與過去四十年來那麼多神父因為對教宗忠貞而入獄的事情相比較。所謂突破意思是說，大陸地方教會一方面與其政府——凱撒——建立合作關係，一方面也表明對教宗忠貞，希望在大陸同時被政府與民間認可為「中國地方天主教會」，就是一個有本國主教的教會，這些主教能真正教導、聖化、管理，並加入世界主教團，在教宗引導之下管理普世教會。這就是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目前正追求的從本質上的認可。

這方面的進展，使天主教越來越接近其本質與理想，也就是讓天主的歸於天主，這對政府會大有助益，不僅向國際團體表示中國更加開放，也使教會團體本身更積極為本國的進步與政府合作。凱撒越能使天主的歸天主，凱撒自己受惠也越多。等這

樣的努力大功告成之際，無論從中國律法或從教會法典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都是合法的了，那時就是完全的突破了。

## 審慎中的期待

我知道我是以比較樂觀的態度來敘述近來中國大陸教會的演變，過去我也經常這樣做。不過，我必須承認今天我對我的樂觀看法多一點保留和猶豫。因為一方面有上述的這些積極演變，但同時，尤其去年，在中國大陸的一切教會活動，以及他們與外籍友人的關係，又遭到更多嚴密控制。主教神父仍有被逮捕的。一些官方聲明所用的字眼再度提醒我們文化大革命時期進行的壓迫。似乎今天的大陸，冷漠和溫情同時出現，不知道哪一種趨勢會得到最後勝利，此刻我們無法斷定。有些演變確實令人樂觀，有些事實則提醒我們不可天真。我們在審慎中懷著希望。（上半部完）

□